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二百十八上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二百十九　史部

硃批諭旨卷二百十八上

硃批黃廷桂奏摺

雍正五年六月十九日四川提督臣黃廷桂謹

奏為謹陳營伍地方情形及微臣管見事宜恭請

聖訓事竊臣仰荷

殊恩委任四川提督自到任三月以來於營伍地方一

切事宜悉心採訪有不可不漸次料理者不敢不

敬竭愚衷為我
皇上備陳之
一軍中甲仗宜速製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況川省三面環夷觀瞻尤當嚴肅第自平定西藏青海以來各營盔甲器械鑼鍋帳房旂幟號衣等項大半舊爛不堪且多缺額雖歷來各營未嘗不年年造報而零星置辦不過僅供出師之用臣閱看本標及城守兵丁尚且新舊不整則其餘

鎮協營路不問可知臣一面行文通省將備確查各該營甲仗等項現存可用及不堪用併缺額實在數目造册申報一面與督臣岳鍾琪面商俟報到之日量其需用緩急陸續次第修補仍當歲底另行奏報

允宜整理者酌動公糧遴委妥員次第修補以肅軍伍

一官兵馬匹宜加意整頓也川省所産之馬原不高大然於低小之中必期足勝甲冑臣閱看本標

城守各營竟有單弱羸瘦僅堪乘騎者豈能任軍旅之用除一面飭令將弁陸續易買更換外至於馬匹牧放臣標五營及城守俱各有廠地而臣衙門亦另有一廠皆在省城附郭不遠但各廠多有低窪坑坎草種繁雜多不相宜且夏秋霪雨之後水積毒生馬匹恣飲輒易生症倒斃故營馬不往廠地牧放俱自拴槽餧養以致羸瘦臣細訪府屬歸併鄠縣之崇寧地方距省城一百餘里有順河

荒山一段方長可六十里在豐樂場之後山民間以其山土瘠薄皆棄而不耕 臣思土瘠則草必無毒順河則水更相宜隨差把總一員帶馬五十匹前往試驗據稟一月以來馬有起色 臣查附郭之廠現令民間多有侵越開墾之處兵民聚訟不休既有此荒山六十里可資牧放則附郭六廠皆可耕耘莫若將各營舊廠除左營一廠業經撥歸駐防滿兵牧放外其餘俱應退出交有司招民開墾

上可稍增
國賦下可永杜紛爭至於馬匹下廠牧放臣倣照八
旗放馬之例每歲派守備一員千把二員酌帶旗
隊兵丁於豐樂場後山之外搭蓋棚廠依期牧放
廠地四圍皆安兵看守以臣衙門原有之廠留給
存城馬匹割草餧養以期膘壯是一轉移間而附
郭可無曠土營馬可望飽騰但臣愚昧之見未敢
遽行

馬匹廠地均關緊要具疏題請可也
題請是否有當伏祈
睿鑒批示遵行
一士卒驕奢宜潛革也查得川省兵丁自年羮堯濫賞放縱至今習氣未除故無論大小營汛馬步戰守雖家已斷炊而衣冠鮮楚猶必求勝於人以致重利賒借日久難償甘心逃竄臣自抵任之後據各營汛具報逃兵之文逐月皆有因細加採訪始得其由隨出示標營及通省鎮協所屬委曲開

導勸其恪遵

定制禁穿紗緞綾羅限三月之後馬步兵丁俱改布絹服色至於僭越官制尤所當嚴臣於標員參謁之日見各營外委把總皆著補褂臣思補褂乃

朝廷名器豈容督撫提鎮私意市恩然臣前到宣鎮時見宣鎮各營外委俱著補褂臣業經禁革今川省亦復僭穿臣除面諭各營併通行鎮協嚴禁不許僭穿外但臣伏思宣府四川相距甚遠而僭用名

汝第將所轄營伍訓飭禁約如果行之有效豈特各鎮
器如出一轍則是直省久已沿為成例伏祈
標奉為楷式將見直省提鎮亦必聞風而倣做之矣不
皇上敕部通行查禁庶等威不致混雜而士卒驕奢之
須朕另旨敕部正欲於此試觀伊等之用心否也
風亦可漸息矣

一番蠻之防範宜慎密也川省沿邊番蠻地方磽薄所產糧食不能足半年之用歷來舊習每歲冬十月間各處生熟番蠻皆至省城及各府州縣城市鄉村傭工度日其名謂之下壩男婦子女合計不下數萬人必至次年三四月負戴銀米布疋牲

畜等物而歸近因文武各官禁止番蠻攜帶婦女
反致隻身合夥或十數人或百十人每到一州縣
即分散四鄉其中癡蠢無知者固多而臣細加採
訪其强悍姦頑肆行兇惡者竟復不少臣愚竊欲
乘此尚未下壩之際即備將歷來傭工番蠻隻身
下壩多有行兇偷竊拏伴潛逃等情通飭各處土
司曉諭所屬部落嗣後下壩傭工皆必攜有家屬
或三五口七八口一夥者方許放進內地聽其各

路傭工如係單身合夥形跡可疑者槩不許放進
仍通飭內地各州縣文武員弁於番蠻入境之時
即著落保甲查其住宿之處登記數目凡伊夥內
之人有犯事潛逃者即向伊夥內跟究既有家口
之累斷難一夥同逃至於婦女年二十以下十五
歲以上者仍行禁遏如此庶外不絕番蠻餬口之
此事朕早聞之因處置稍難未經頒旨即汝此諭亦未
業內可杜地方多事之嫌關係實非淺鮮但事關
為盡善當與督撫臣和衷商酌審擇其宜而行惟四川
文武共司如或臣言可採伏祈

一省有此風習乃汝專責何庸朕降諭耶

皇上特頒諭旨俾督撫鎮道諸臣協力奉行方能有濟

再查番蠻往時有夾帶軍器等物者關隘亦阻遏

不容然止行禁遏追取並不跟查盜賣之人之地

尤非窮本塞源之法併祈

敕下督撫嗣後如有盤獲必行跟究方可盡除夙弊統

惟

汝等悉心籌議或督撫中有不肯力行者密奏以聞

睿鑒

一汛守地方宜均定也臣自到任之始訪得省城

及各州縣地方偷竊時有而賭博之風亦未盡絕賭博最為惡習亟應
盡力查拏
臣嚴飭城守官弁分汛查拏臣仍不時訪察即以
各汛弁之勤惰定其優劣隨據城守營參將胡兆朕甚
賞鑒其人未知此任奉職如何
吉稟稱各州縣分防汛地多屬不均如成都所屬
之德陽仁壽兩縣一在省城北路一在省城南路
相隔數百里而同歸一把總駐防實難分身兼顧
將作何更定之處斟酌妥協竟行具題無須更為摺奏
應請更定臣因思省會如此外汛可知隨通行查
但川省事宜應與岳鍾琪商酌而行
覆俟覆至之日川省應行更定者臣另摺奏

聞請

張瑛舉止卒妄不似端人當留心試用

旨惟據永寧協副將張瑛稟覆內開該協駐劄之永寧

所言一一詳審之

城與貴州之永寧縣同在一城中隔一河河東屬

黔省河西屬四川河東之土地民人皆黔省管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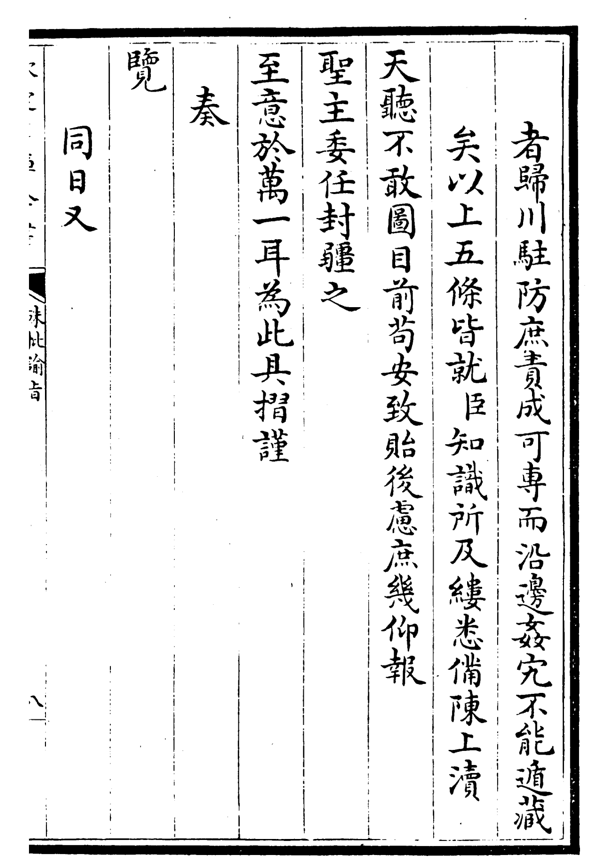
而汎防弁兵則係川省分撥直至畢節縣界黔省

並無一兵凡有逃盜姦宄潛匿民間川省營兵不

容過問此甚非邊隘所宜可否仰祈

汝詳細查明後一併具疏題奏候朕裁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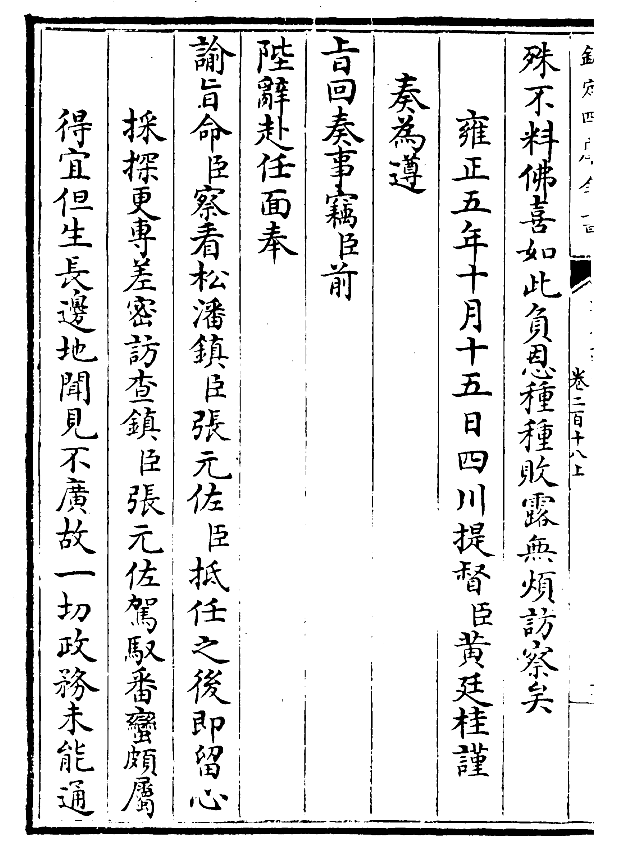
聖恩敕下川黔督撫會同查明屬黔者歸黔汎守屬川



者歸川駐防庶責成可專而沿邊姦宄不能遁藏
矣以上五條皆就臣知識所及縷悉備陳上瀆
天聽不敢圖目前苟安致貽後慮庶幾仰報
聖主委任封疆之
至意於萬一耳為此具摺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遵
旨回奏事竊臣前
陛辭之日欽奉
諭旨令臣察看馬會伯宜文宜武佛喜言行有無相違
欽此臣到川即悉心察訪馬會伯操守頗能謹飭
並無派擾地方科索屬員之事但情性直率見事
每有遲鈍而急於辦理其宜文宜武難逃
所奏公當茲命伊往撫湖北於其到任後朕試觀之
聖明洞鑒臣不敢妄議至佛喜在川支放兵馬錢糧等

事從無短少尅減但聞其器量褊小每於衣履細
事向屬員告缺乏且夔關稅務竟有曖昧不明則
言行相違可知此案現奉
欽差究審其有無實跡料難掩飾臣風聞未有確據不
敢冒昧瀆陳所有奉
旨察看之處理合謹就見聞所及據實奏
聞為此謹
奏



殊不料佛喜如此負恩種種敗露無煩訪察矣

雍正五年十月十五日四川提督臣黃廷桂謹

奏為遵

旨回奏事竊臣前

陛辭赴任面奉

諭旨命臣察看松潘鎮臣張元佐臣抵任之後即留心

採探更專差密訪查鎮臣張元佐駕馭番蠻頗屬

得宜但生長邊地聞見不廣故一切政務未能通

識大體且營員弁卒多係梓里不無瞻顧更聞其為人殊多輕浮然臣仍當細心察看倘有敗檢乖張之處臣即當密摺奏

聞謹遵

旨具摺先將臣所知所聞據實回

奏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所奏知道了倘於一切戎政尚不至大有玷缺邊隅要
地宜用熟練之員曷可輕動
　同日又
奏為據實回奏請
旨遵行事竊臣前
陛辭赴任面奉
諭旨永寧副將張瑛為人以有事為榮但尚不致干㮣
處爾到任後可加意教導欽此臣抵任之後即留心

訪察至五月内據張瑛條禀永寧所屬地方界在
川黔兩省營汛叅錯無所責成且云蠻民歸附日
久並不剃頭其言頗覺可聽更疑其才有可用故
一面具摺瀆奏一面檄調赴省遵
旨加意教導間偶與督臣岳鍾琪道及永寧邊界始知
此事張瑛已經摺奏督臣現在議覆而臣又冒昧
具奏正深惶悚乃奉到
硃批原摺蒙我

皇上天恩訓諭開導復將張瑛為人

諄切明示臣跪讀之下不勝感戴誠服仰見我

皇上聖明洞鑒無微不照臣惟凜遵

諭旨於其進見接談之際詳慎覺察益見率妄驕矜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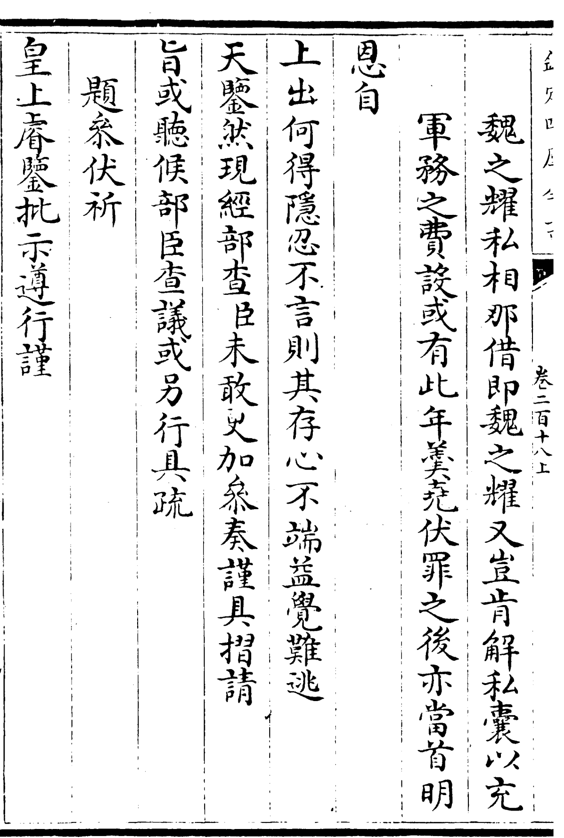
性執拗迹其言行不特以有事為榮若再稍得進

步必致任性僨事今准撫臣憲德咨准刑部來文

內開永寧副將張瑛借到年羮堯家人魏之燿銀

一千兩並未報解應令該撫嚴查勒限催追解部

併將隱匿不首職名查參咨行到臣臣行文該協據張瑛呈稱出師西藏之時奉年總督委領先鋒沿途賞賜需用尤不可少只得與魏之耀商量隨將魏之耀銀一千兩買備紬緞等物迨至旋師之後曾回明年總督蒙吩咐大功已成無庸賠還等語臣除據呈并將隱匿不首職名咨行撫臣轉咨刑部外但臣伏思張瑛進藏之時既係年羹堯差委賞賜需用不敷何不稟知年羹堯而反與家僕



魏之耀私相那借即魏之耀又豈肯解私囊以充
軍務之費設或有此年羹堯伏罪之後亦當首明
恩自
上出何得隱忍不言則其存心不端益覺難逃
天鑒然現經部查臣未敢更加參奏謹具摺請
旨或聽候部臣查議或另行具疏
題參伏祈
皇上睿鑒批示遵行謹

奏

業經咨部自應聽候部議事結之後再爲斟酌勿因奉

朕一時之諭致令抱屈如果有貽誤職守處查明具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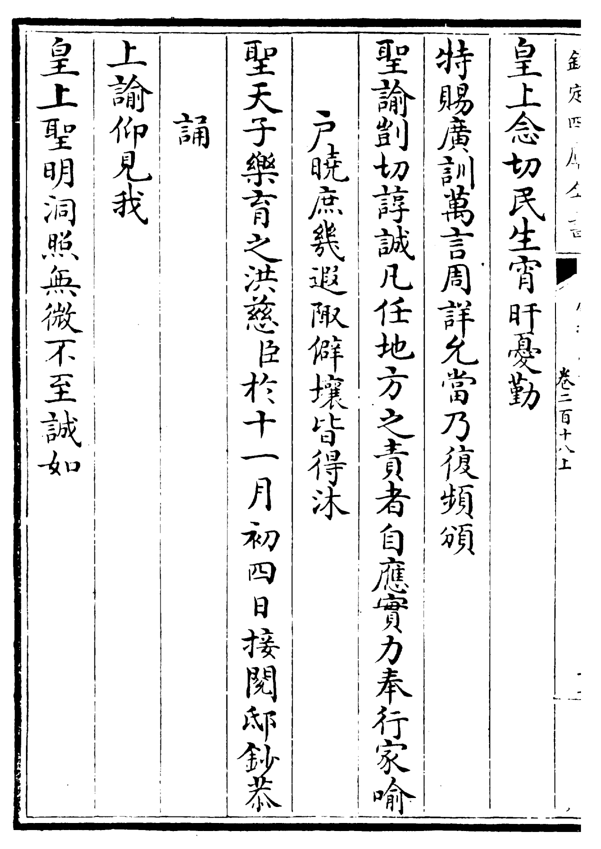
題參可也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四川提督臣黃廷桂謹

奏爲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惟欲厚風俗必先教化而教化之行尤宜廣

被我



皇上念切民生宵旰憂勤
特賜廣訓萬言周詳允當乃復頻頒
聖諭剴切諄誠凡任地方之責者自應實力奉行家喻
户曉庶幾遐陬僻壤皆得沐
聖天子樂育之洪慈臣於十一月初四日接閱邸鈔恭
誦
上諭仰見我
皇上聖明洞照無微不至誠如

上諭向來諭旨頒至各省者不過省會之地一出告示而已而州縣各處並未遍傳至鄉村莊堡偏僻之區則更無從知之矣欽此臣雖武弁捧讀之下殊深愧懼自茲以後每逢朔望日期恭講
聖訓畢即將從前遵到
上諭敬謹次第分晰逐條誨化兵丁並嚴飭鎮協大小營汛一體遵行毋得怠忽以期上副
天心但臣竊思城市居民輻輳固當不時講誦

聖諭使之漸摩有自而僻處荒村之民若令其按期進斷無此理城聽講勢必不能若因其遠在偏隅不使聞知更非我皇上教養萬民遐邇一體之至意臣愚以為宜將廣訓萬言並從前奉到上諭刊版刷印著該督撫飭令各該有司就其鄉村莊堡之中遴擇年高有行素為衆民推服者各頒發一本定於每月朔望日期挨次悉心講究敬謹誨

導遵行仍令該有司不時稽察毋許虛應故事至

嗣後頒行

上諭統照前例奉到即行刊刷頒發各鄉堡漸次講習

不許遺漏如此庶鄉鄙愚民皆得跪聆

皇言恪遵

詔誥自有以感發天良而成一道同風之盛矣臣不揣

愚陋冒昧陳

奏伏祈

皇上睿鑒如或臣言可採即當另疏具

題爲此謹

奏

此事不必更爲題奏朕歴年所頒諭旨頗多豈能一一

盡行刋刻耶因事而發者不叙明所以莫悉其由若備

載原委又不勝其繁且亦無此體製但於其中選擇化

民道俗之語刋布宣講或亦可爲政教之一助耳

同日又

奏為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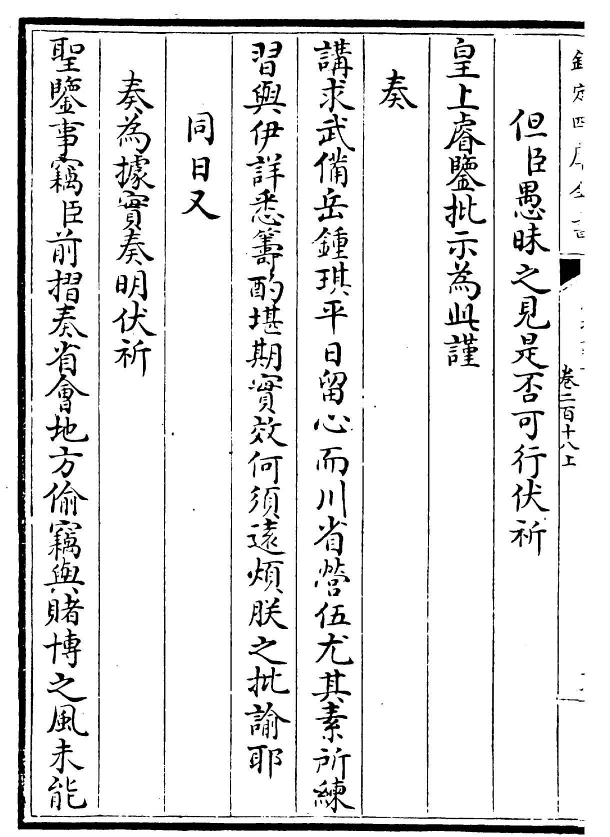
旨事竊惟軍營技藝務貴專精而訓練之方尤宜畫一

臣仰沐

聖恩蒞任以來於軍營一切器械無不悉心講求惟是火器一項較弓矢既能及遠而制敵更覺犀利故川中歷來用兵多藉以取勝然演習之法類皆以排偶連環為事及臣親加閱看往往裝藥發火進退遲速多不合一臣細察其由如臣標鎗手一千

名分隷五營各二百名平時既係分操故於合操之時各就其素日所習以相從遂至打放參差而連環之聲不免斷續甚至高下失準者亦多有之
臣思業必專而後精所以陜省火器另設一營專司訓練今臣標五營不敢另請設立可否即以後營一營改作總領火器之營將原領弓箭刷刀等隊兵丁俱分歸中前左右四營管領其一切鳥鎗礮位等兵丁俱歸火器營管領教習至火器營將

弁即於標屬挑選諳練火器之遊守千把調補俟其演習精熟遇有拔補千把之時亦俱於火器營中考選拔補倘拔補之後更能奮志學習弓箭亦准與各營千把總一同考驗保送如此庶將弁責成既專而鎗手亦有上進之路自當人人奮勵練習益精遇有調遣行走之處無論多寡皆以熟習之將弁分領所部熟習之兵丁其進退遲速自必俱能畫一而収輕車熟路之效於軍營似有裨益



但臣愚昧之見是否可行伏祈

皇上睿鑒批示為此謹

奏

講求武備岳鍾琪平日留心而川省營伍尤其素所練習與伊詳悉籌酌堪期實效何須遠煩朕之批諭耶

同日又

奏為據實奏明伏祈

聖鑒事竊臣前摺奏省會地方偷竊與賭博之風未能

盡絶恭奏

硃批諭旨賭博最為惡習亟應盡力查拏欽此臣隨嚴
飭城守營將弁晝夜查拏自本年四月二十五日
起至今十一月初十日止前後共拏獲竊賊三十
一起賭犯二十五起宰殺耕牛行使假銀拐帶人
口共一十二起俱遵例移交成都府通判及成都
縣審理懲究發落在案臣何敢復行干預但思執
法必貴嚴明源清方能流潔該營兵弁所獲各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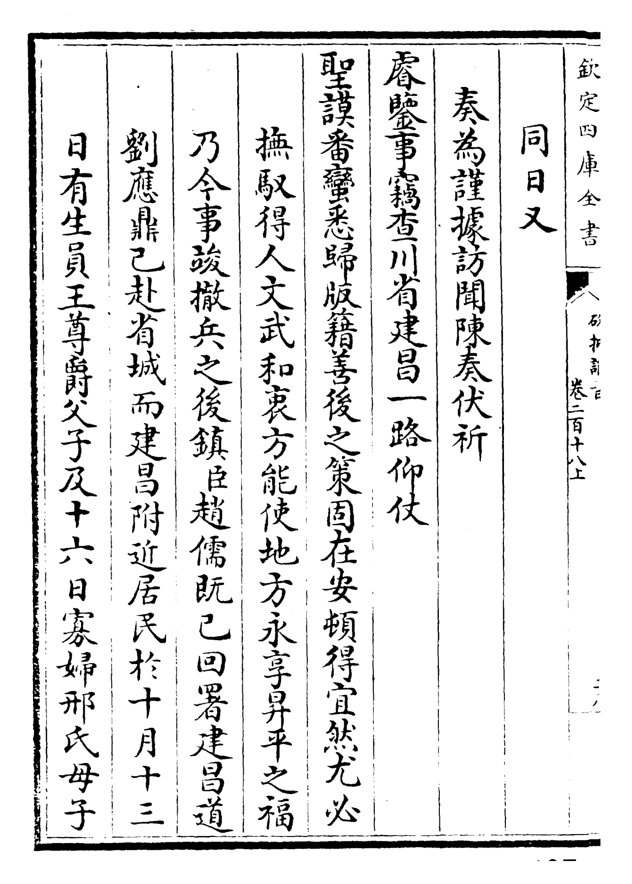
人犯其間情罪虛實固未可執一而科然竊賊或
所奏甚是其窩賭局騙及貨賣賭具等犯分別處分久
係初犯或係再犯三犯賭博或係窩家或係局騙
經定有成例所慮者地方有司責法輕減耳當言之撫
斷未有人人之罪止於枷責者況臣查閱所獲之
臣令其切加申飭務期照例施行
牌骰少舊多新且各種不一是貨賣賭具之禁尚
未盡除源既不清流何能潔但此皆有司之事臣
不避嫌怨已將此意與撫臣憲德面相商酌惟期
從此犯法者日少一日則上副
聖心下盡臣犬馬之私理合據實

奏明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牧民之官果肯執法懲姦諒亦未有不畏懼者大都玩之生率由日久懈弛有意縱捨所致故禁令之弗行其咎惟在不公不明而不在不嚴也夫法猶治病之藥藥取攻疾而已過於峻利則元氣將必大傷知乎此斯知過猛之不足為貴矣



同日又

奏為謹據訪聞陳奏伏祈

睿鑒事竊查川省建昌一路仰仗

聖謨番蠻悉歸版籍善後之策固在安頓得宜然尤必

撫馭得人文武和衷方能使地方永享昇平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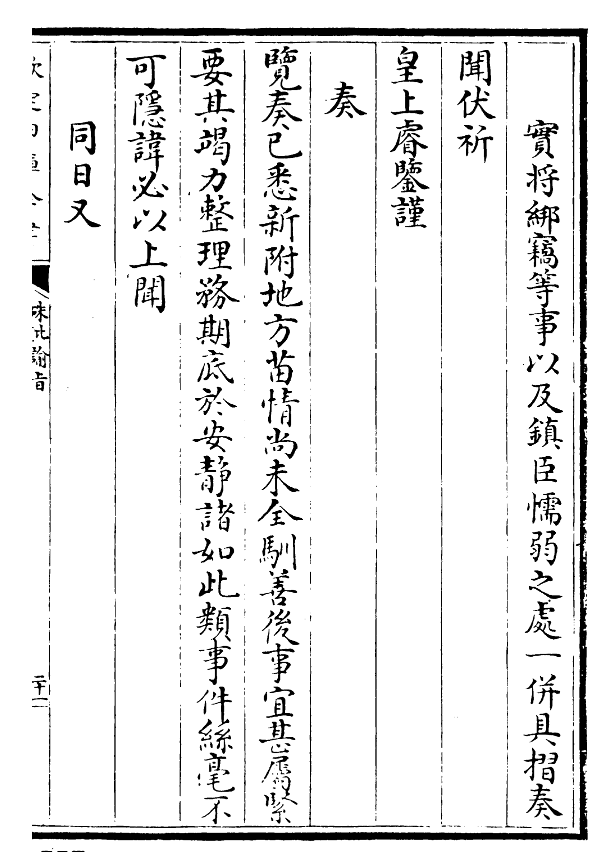
乃今事竣撤兵之後鎮臣趙儒旣已回署建昌道

劉應鼎已赴省城而建昌附近居民於十月十三

日有生員王尊爵父子及十六日寡婦邢氏母子

携伴入山樵採先後被賊蠻將尊爵之子王元敬
綁去邢氏之同伴二人砍傷搶去馬匹衣服又生
員陳萃家牛馬被竊如此等事臣訪知未經用兵
以前竟係建昌常有之事今初經剿撫獷眼未能
遽化所以仍敢逞兇鎮臣雖在勒緝猶恐視為泛
常臣復飛咨轉飭營員務必追出被綁之人將兇
蠻依法重究以期番蠻從此知上畏
王法不敢仍蹈故轍乃復聞建昌左營專汎地名大水

塘向係中營馬廠撤兵未久即被賊番三十餘人黃昏入廠搶去官馬三匹雖經看守之人即時追捕將馬匹奪回而兵丁帶傷二人幸皆平復賊番至今並未拏獲一人似此放縱若不嚴加懲創何以革其頑心乃鎮臣趙儒亦止照常飭行查捕並未督勒追擒未免示番民以懦軟非所以彈壓新附邊荒者也臣除專差飛檄嚴飭鎮屬標員勒限跟追搶馬兇番解究外事關搶奪營馬不敢不據



實將綁竊等事以及鎮臣懦弱之處一併具摺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覽奏已悉新附地方苗情尚未全馴善後事宜甚屬緊要其竭力整理務期底於安靜諸如此類事件絲毫不可隱諱必以上聞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查川省蠻民下壩一事臣前已繕摺

瀆奏稟奉

硃批訓旨隨密商督臣岳鍾琪除作何安頓又復密行

咨商俟其覆到酌行外至於令歲下壩者如有滋

事之處已與岳鍾琪面議當以法懲治撫臣憲德

亦共相酌定令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成都郊外

源通橋地方有蠻民數人刀傷成都縣里長被撫

標兵丁拏獲現在發審十一月初三日成都東市

大街有蠻民三人白晝搶奪帽舖被城守營兵丁當時擒獲臣隨面商撫臣於本月十一日按法究治矣但臣思成都省會蠻民尚敢如此肆行則偏僻之區豈能斂迹除通飭各鎮協營汛益加竭力

汝能思及於此可嘉之至如是留心保衛地方方為不負朕之倚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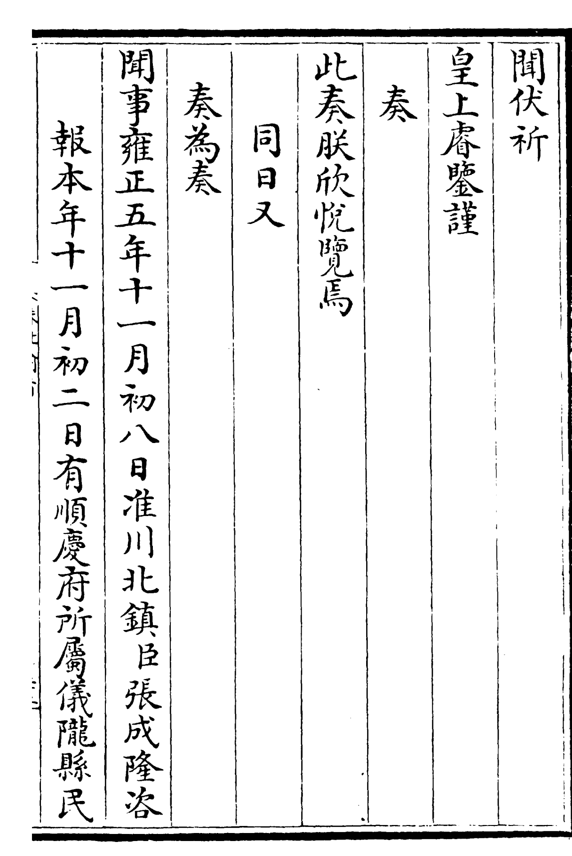
查拏外至於省會人烟輳集隆冬火燭尤當預防且聞往年失火多有乘機抄搶之人因飭臣標五營於城內各巷口派設堆棚三十座每棚撥兵六名專司巡緝更另派救火兵每營各二十名給以

號衣以便查核其各街面舖戸皆令設桶貯水至於堆棚所費無幾臣已捐備造蓋足用而城外空野之地做照京營廵捕之法專交城守營派兵分緝倘有疎虞皆該營專責復與撫臣憲德面商而撫臣亦於伊所屬標下撥兵添設堆棚十二處以資廵防此等細事本不敢瑣瀆

善舉也實力為之

聖聰但臣賦性愚昧於所行之事未識允協理合恭摺

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此奏朕欣悅覽焉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雍正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准川北鎮臣張成隆咨

報本年十一月初二日有順慶府所屬儀隴縣民

一百餘人扯白旗一面上書難民字樣來至保寧
府城東門外控告該縣知縣鎮臣張成隆委守備
周達前往勸諭各回本業訖等情咨報到臣該臣
竊思如果知縣貪劣上司自有訪聞即或有寃亦
當赴上司陳告何得扯旗聚衆自干法律除一面
據文移咨撫臣憲德併咨報督臣岳鍾琪一面咨
覆鎮臣張成隆密查此項民人雖已散去但在伊
本縣如係匪類結黨有圍衙逼官及勒索鄉民盤

費口糧等事即將為首之人協同文員拏交有司
聽撫臣憲德查審外所有據報儀隴縣民扯旗聚
衆緣由合先具摺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此種刁悍之風甚屬藐法傳諭憲德於拏獲之日按律
究治以示懲創毋得稍涉寬縱

雍正六年二月十五日四川提督臣黄廷桂謹

奏為請

旨設立義學以廣

皇仁事竊惟軍營首重武備而文事亦難偏廢臣自抵任以來每見各營備弁以及現在兵丁人材弓馬雖有可觀然於兵馬錢糧冊籍皆假手書吏多有不能親身查對者揆厥所由皆因自幼無力延師安於魯鈍者固有其怠忽因循不肯學業者亦復

不少臣沐

聖恩超遷重寄凡可以鼓勵軍營之事臣敢不據實恭

陳冀邀

恩鑒請將臣標五營及城守兩營共設義學四處選擇

本地老成力學之士延請為師專司訓誨凡係兵

丁子弟如有情願上進習學文藝者一體入學讀

書其每年僱賃學舍節禮修金以及茶水等項四

處約需銀一百餘兩因查得臣衙門原有曠廢教

場一塊業經有司招民開墾按年交納租穀俱為
成都府縣徵收充為公用歷有年所臣隨咨商撫
臣而撫臣憲德查明照舊歸臣衙門臣復委員查
看所交租穀二一年可得四百餘石請將此項租穀
變價以充每歲義學之需倘有餘剩銀兩即充公
用如蒙
天恩俞允臣當宣布
皇仁親加鼓舞並嚴飭各將備實力遵行務期兵丁子

弟踴躍上進均沾實

惠如有混入義學虛應故事者立即斥出但事關設

立義學臣未敢擅專是否允協伏祈

皇上睿鑒批示遵行謹

奏

義學一事各省提鎮及駐防將軍等往往以此奏請朕

俱未准行從來文武並為國家器用不可偏有重輕汝

意專以崇文為善舉歟子弟讀書一道非魯鈍者所能

須俊秀者方可夫以少年聰穎之資既習禮儀稍通文墨猶思荷戈執殳甘為前驅乎勢必漸染日久胥皆流為怯懦將來俊秀者咸不願為兵而亦不能為兵矣營伍中所餘無非魯鈍一流欲求干城之選豈可得哉是非興文之良策實乃廢武之歧途譬猶驅鄉塾生童教習櫓盾徒誤其文而已武亦終莫能就也似此邀虛名而無實益之舉將焉用之至云營伍錢糧冊籍乏人查對等語因此之故而令闔營俊秀子弟皆至文武兩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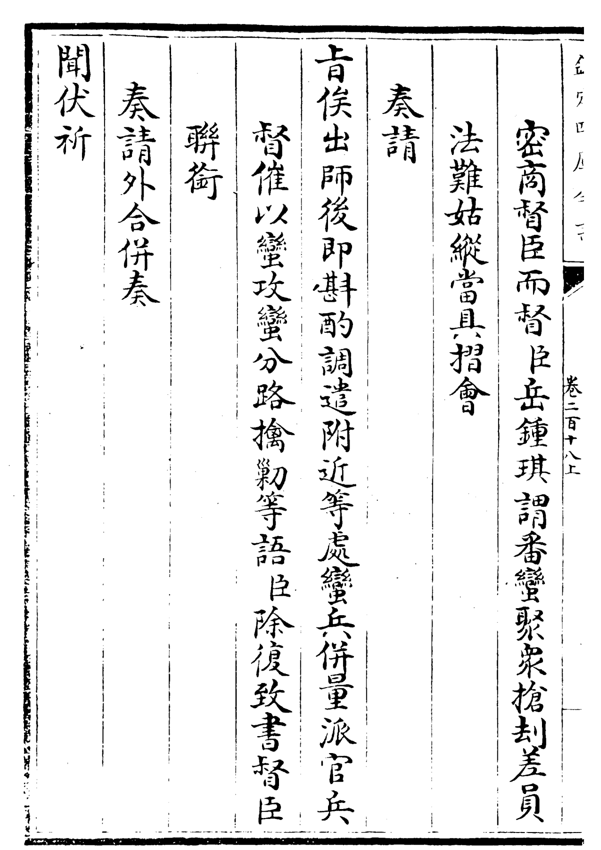
廢棄詎不更謬凡事但宜隨地隨時斟酌損益期於辦理無誤則已何必思及分外創新立異始為美政耶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前摺奏建南被擄之王元敬及所搶衣馬等物准鎮臣趙儒咨稱先後俱經追出獨各案番蠻遠颺未獲臣仍嚴飭標員并該管各土司加緊躧緝務獲去後茲於本年二月十三日接督臣岳鍾琪疏稿始知已將洮岷協副將王剛

奏明調赴建昌協同趙儒辦理臣查王剛上年進勦三渡水等處頗著勤勞此番自必益加奮勉諒能實力奉行臣欽承
慈訓敢不敬慎料理以供臣職俟王剛到川之日臣當細心商酌併令與鎮臣和衷辦理務期布置得宜邊方攸賴工報
天恩下盡臣犬馬之私再附近裏塘一帶地方夷人素行刦奪擾害番民臣經疊次差員化誨乃上年臣

標千總范義奉督臣岳鍾琪委令齎
敕進藏據禀於本年正月初一日行至濫泥壩陡遇賊
蠻百十餘人搶去紬緞銀兩等物千總恐誤日期
隨於初三日起身赴藏所失等項裏塘營官照數
賠還等因禀報前來臣思番蠻如此放縱若不嚴
加懲創示以
國法誠恐沿邊土司俱皆效尤則邊境何由寧謐故
一面飭令化林副將楊大立嚴行查追一面專差



密商督臣而督臣岳鍾琪謂番蠻聚衆搶刦差員

法難姑縱當具摺會

奏請

旨俟出師後即斟酌調遣附近等處蠻兵併量派官兵

督催以蠻攻蠻分路擒勦等語臣除復致書督臣

聯銜

奏請外合併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邊徼地方番蠻故習一時何能驟請逐漸整理行自斂

迹矣隱諱姑容養姦貽患萬不可者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前奏改設火器營一摺欽遵

硃批即密商於督臣而督臣岳鍾琪以為操演之法不

在營兵之分合而在號令之嚴明如果號令畫一

則彼此整肅自不慮其參差況千把等員例無本
營拔補而將弁等官又非盡由本營補授倘有陞
遷去者不能再留來者豈皆熟悉火器是猶未能
畫一也再查各鎮協營皆有鎗手若本標將火器
統立一營其餘鎮協亦當另立未免更張多費周
折等語臣前具摺
朕言果不謬乎未經閱歷與已經閱歷者原不可同日
奏請原就臣一時見聞所及似有裨益是以冒昧瀆
而語也寡聞少見非獨謂汝為然我君臣惟當以虛衷
奏實未能計及於此相應將密商緣由復行奏

誠念對越
聞至於儀隴縣民扯旗聚衆一案臣謹遵
天地神明再加勤學好問集思廣益庶克有濟切勿恃才
諭旨密語撫臣憲德矣但查此項爲首民人因到川北
自用兢至錯誤所係實匪淺鮮將此諭亦述與憲德知
被阻遂於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有王玉麟等
之
四名先赴成都控告悉被拏獲其餘首犯臣飭令
專汛將弁協同文職現在陸續拏赴省城監禁質
審復通飭鎮協營路嚴加巡防若遇此等聚衆刁
民即會同有司查明嚴拏毋得疎縱干咎在案茲
於本年二月初二日撫臣憲德向臣面商欲臣轉

飭汛弁協力彈壓臣隨將業已通飭情節備述撫勉之慎之凡新設地方俱關緊要若非文武員弁各得其人緩輯有方弗能保寧貼無事也當不時嚴查切諭臣憲德然臣仍當再行嚴飭巡查亦不許各將弁托故騷擾干預民事臣更留心密訪務期防範無無致絲毫少有疎忽

疎地方寧靖以仰副

聖主懷遠安邊之至意理合一併

奏明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覽

雍正六年三月初十日四川提督臣黃廷桂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本年三月初四初八等日先後據永寧協

副將張瑛遵義協副將張玉稟稱烏蒙米貼地方

蠻夷將雲南駐劄官兵殺傷等語臣隨疊次飛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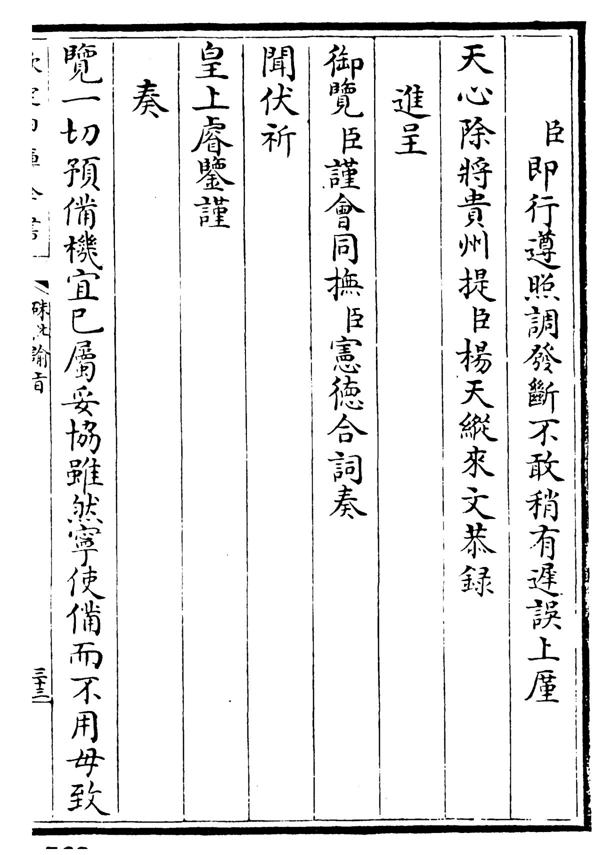
永寧遵義兩處將備凡係接連烏蒙各隘口務必

加緊防範協力堵截如遇賊夷偷越即相機追擒

勿致疎虞干咎更致書督臣岳鍾琪去後復於初九日戌時接准貴州提臣楊天縱咨稱希即調遣官兵堵禦會勦等因到臣臣查烏蒙米貼等處不獨附近永寧遥連遵義其後路不數日即達凉山此地尤關緊要當即飛咨建昌鎮臣趙儒嚴飭各該汛將弁善為約束竭力彈壓併將要隘路口加派弁目不時巡查堵截如雲貴督臣酌定地方會定日期調兵擒勦檄文到日即將駐防建昌之提

標兵四百名木坪土兵四百名就近酌委幹員統
領進剿聽候雲督調度其遵義一路雖去夷稟稍
遠然界址既相聯絡臣亦飭令該協量備官兵以
資聲援至於永寧汛防遼濶如馬邊建武諸營在
在逼近烏夷實為要地臣隨飛檄該協先派步兵
五百名飭令建武營遊擊許綿鎮統領在於永寧
烏蒙各隙相接壤之所駐劄小心堵截應援以憑
雲督調遣會勦復嚴飭督率所屬備弁加意廵防

合力查拏再查重慶鎮屬貼近永寧臣亦咨行鎮臣任國榮速將官兵簡閱整頓以聽檄調會勦而臣標亦酌派官兵備用其一切事宜復與撫臣憲德面商據稱應用軍需糧務均照晃山出兵之例現在備辦臨期支給臣隨專差星馳備商督臣岳鍾琪計程往返約需十三日俟督臣覆到之日臣所派各處兵丁及一切䭾馬軍裝等項俱已預備停妥彼時應作何派遣會勦之處督臣自有斟酌



臣即行遵照調發斷不敢稍有遲誤上廑

天心除將貴州提臣楊天縱來文恭錄

進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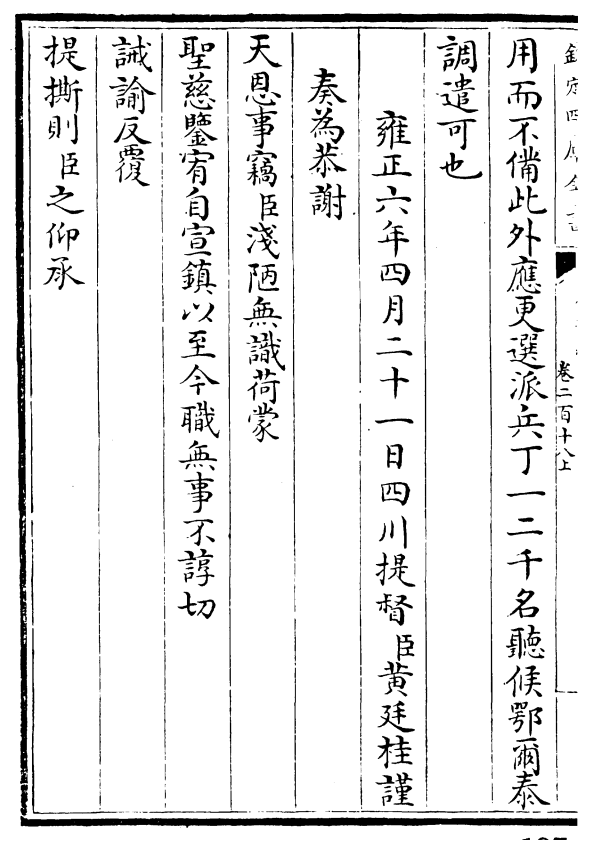
御覽臣謹會同撫臣憲德合詞奏

聞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覽一切預備機宜已屬妥協雖然寧使備而不用毋致



用而不備此外應更選派兵丁一二千名聽侯鄂爾泰調遣可也

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四川提督臣黄廷桂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淺陋無識荷蒙

聖慈鑒宥自宣鎮以至今職無事不諄切

誠諭反覆

提撕則臣之仰承

訓示者已非一日乃臣猶木石為心徒以一時之褊見

罔計所關之甚巨上瀆

宸聰臣咎何辭又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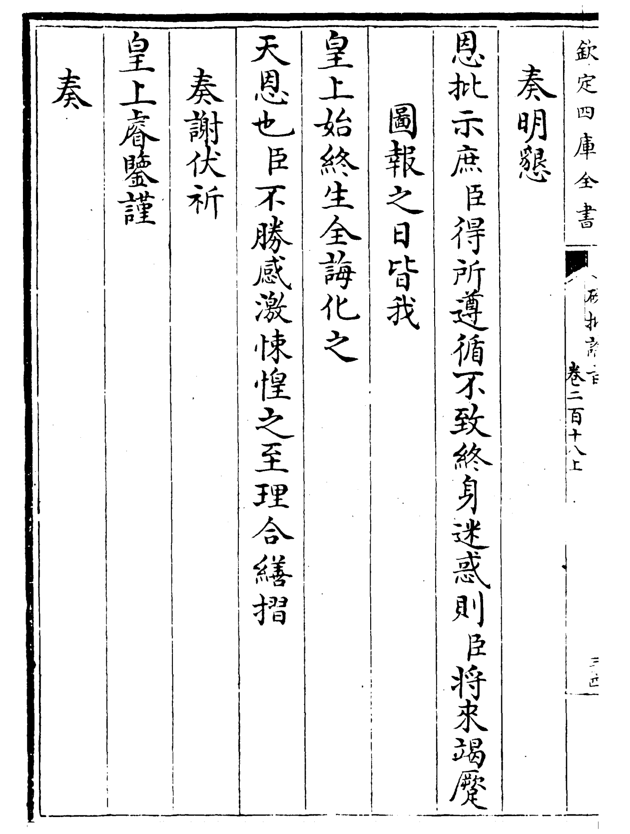
天心仁恕不即譴責復加

誨導臣敬捧跪讀悚然覺悟恐懼涕零自茲以後惟有

凜遵

諭旨早夜捫心隨時隨地竭力辦理不敢思及分外創

新立異臣謹悉心商酌仍當據實



奏明懇
恩批示庶臣得所遵循不致終身迷惑則臣將來竭歷
圖報之日皆我
皇上始終生全誨化之
天恩也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理合繕摺
奏謝伏祈
皇上睿鑒謹
奏

勉之勉之凡人但於清晨出門舉頭看天抵暮就寢以手捫心如此早夜弗懈則一生之能事畢矣其餘榮辱得失悉聽

神明默主何必鰓鰓卜度於其間哉要將徼福畏禍是非毀譽之念置之度外本之以誠矢之以公行已無慚內省不歉將見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華動靜云為安往而不亨吉也此諭當奉以終身竭力勉之

雍正六年七月初四日四川提督臣黃廷桂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六年七月初一日准川陝總督臣岳鍾琪

咨開六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稱雍正六年六月

十五日内閣鈔出奉

上諭據岳鍾琪黄廷桂奏稱米貼逆夷陸氏已經擒獲

餘黨搜捕指日可竣其四川雷波土司楊明義從前

私遣部落幫助陸氏令又刦奪糧運傷害兵丁並誘

結附近結覺阿路阿照平底等處苗蠻聚衆妄行罪

惡顯著再吞都千户德昌私助陸氏土兵與官兵公

然對敵甚為狂悖均屬不法應請用兵勦除以安輯

苗地等語烏蒙等處先苗抗拒官兵該督等遣兵進

勦今已悉就擒獲而楊明義等當陸氏潛匿之時輙

敢朋比隱藏今又刦糧聚衆誠為法所難宥但用兵

關係緊要必須武職大臣統轄方為妥協著提督黄

廷桂即帶領會勦米貼漢土官兵檄委將弁會期前

往仍飭副將張瑛嚴行防範相機擒勦著總兵張耀

祖帶領滇黔官兵分路堵截使賊苗四面受敵勿致竄逸著總督岳鍾琪雲南總督鄂爾泰飭總兵趙儒於涼山相通阿路各處嚴加防範再飭總兵張耀祖於各要路委弁巡緝遇有逃逆即行擒解黃廷桂著賞銀五千兩張耀祖著賞銀五千兩為二人行軍賞賜之用俱於四川司庫内動用支給此番用兵係川省地方之事進退機宜著張耀祖等聽黃廷桂節制調遣特諭欽此等因到臣臣謹擬於本月初六日起

程前赴雷波除另疏

題報外竊查雷波阿照阿路結覺平底噶哈等處兇夷相繼悖叛雖係姻黨相連居址參錯易於潛通然結覺平底噶哈所轄番部僅計數百蠻户惟雷波阿照阿路恃其地廣蠻稠恣意跳梁故揚明義潛逃回巢其部落傷兵綁差之後而阿照阿路即煽誘夷類串通結覺平底等逆殺兵截糧是雷波阿照阿路實首惡巨魁而結覺平底等土蠻皆附

從賊黨也且自雷波以至結覺廣袤將及千里若

不分别夷勢輕重先後逐漸整頓誠恐箐密山深

路徑繁多勢難兼顧不無可虞是以臣先據建昌

鎮臣趙儒致書内稱茲據遊擊沈國卿具禀結覺

初被阿照煽惑遂有阻糧傷兵之舉今情願捉獻

米貼惡目屋基母雞則是結覺似可網開一面惟

噶哈係陸氏叛黨所聚之地必須勦殺方可了局

士卒之疾病或因今春時氣傳染之故未必即係金江

但行兵夷地糧運艱難金江瘴疫傳染兵多疾病

瘴疫所致也

斷難久居等語臣查結覺截路阻糧綁殺兵丁二十餘名雖被阿照等逆煽誘所致其實逆惡深重今聞調兵進勦事急始將屋基母雞獻出希圖脫罪並非傾誠歸順可比斷難寬縱但該鎮既稱路險糧艱兵多疾病且卷查滇黔官兵已於五月二十六日撤回止留遊擊康世顯統兵九百名駐防米貼井底一帶遙為聲援而川省續調官兵猶未大集則沈國卿等所領建昌一路會勦之兵深入

所見甚是此番務期一勞永逸切勿草率完結滇黔官兵於未奉諭之前業經撤回朕以其撤回為是已續有旨矣諒茲餘孽川省官兵足可勦除其勉力圖維朕佇候捷奏

山險後無接應未免可虞况涼山諸夷潛蓄邪謀
倘乘間生釁難保萬全不便令其輕進臣隨密飭
該將等相機權且准其投獻屋基毋雞並將現在
綁去兵丁追出再攻打噶哈畢即退至附近之覺
覺地方催趲糧石休息士馬收拾器械俟續調漢
土官兵齊至更行刻期分兵先將雷波阿照阿路
是當之極甚屬可嘉
勦洗然後問罪結覺平底等處次第掃除庶無蒹
顧之虞等將此段情節寄知督臣岳鍾琪矣今欽

奉

恩旨容臣效力復

伊等既已返斾此議似應中止汝審度機宜如必須堵

敕鶴麗鎮臣張耀祖會同堵截俾賊苗四面受敵無所

截方無竄逸之虞再行知會鄂爾泰可也

逃匿仰見我

皇上睿慮精詳至周至當臣等謹遵

聖謨仰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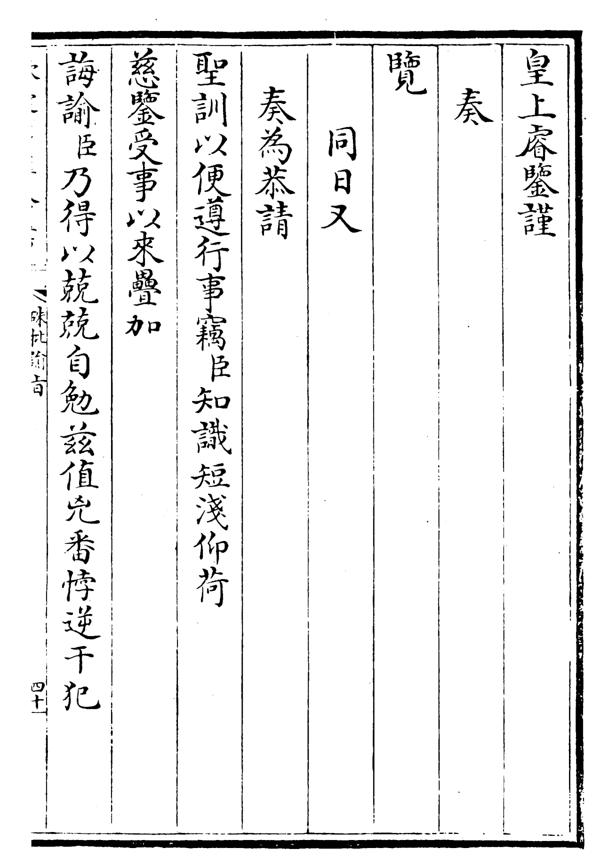
天威勦此逆孽整頓自易至於續調官兵齊集應作何

朕意不然況滇黔糧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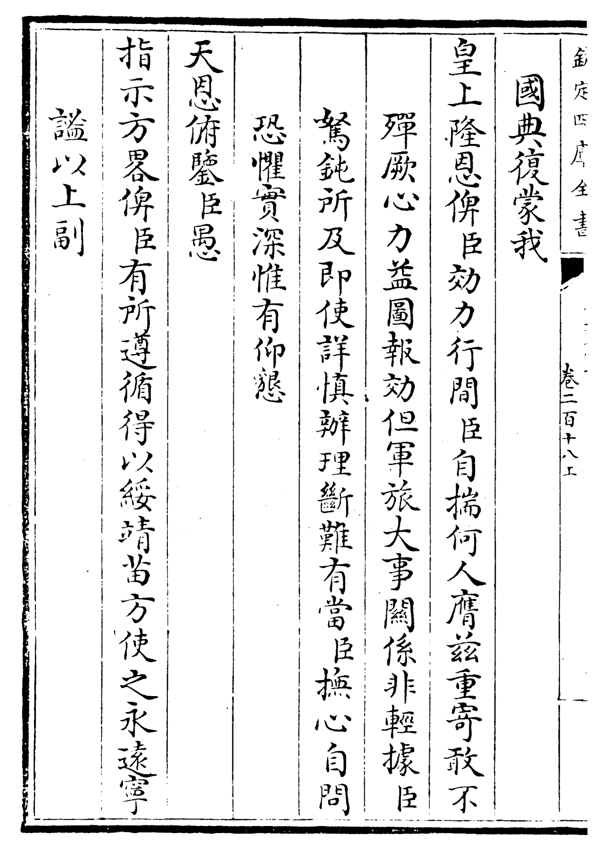
分路勦除一切事宜俟臣親赴行營會同鶴麗鎮

甚屬艱難倘兩省推諉反於事無益會同之舉可以弗
臣及軍前諸將悉心酌定再行馳
庸
奏其吞都德昌尚未就擒據副將張瑛呈報現獲伊母姐二人嚴訊德昌所在據供已被雲貴官兵鎗斃打死等語然未見確實無可憑信臣復嚴飭諸將仍行追究德昌下落更加緊搜擒毋得疎縱干咎理合將先勦雷波阿照阿路後攻結覺平底各緣由一併繕摺奏
聞伏祈

此語未確務宜窮究真實不可令其漏網據張耀祖等之奏惟稱德昌逸脫未獲耳萬勿稍有疎畧朕覲川省兵弁不及滇黔遠甚當申明賞罰以鼓勵之



皇上睿鑒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恭請
聖訓以便遵行事竊臣知識短淺仰荷
慈鑒受事以來疊加
誨諭臣乃得以兢兢自勉茲值兇番悖逆干犯



國典復蒙我

皇上隆恩俾臣効力行間臣自揣何人膺兹重寄敢不

殫厥心力益圖報効但軍旅大事關係非輕據臣

駑鈍所及即使詳慎辦理斷難有當臣撫心自問

恐懼實深惟有仰懇

天恩俯鑒臣愚

指示方畧俾臣有所遵循得以綏靖苗方使之永遠寧

謐以上副

聖主奠安邊境之至意謹

奏

惟以忠誠二字感格

神明則所向必克所作皆成運籌決勝豈可徒恃兵威要

須合一是字對越

天地諸凡莫不協吉矣務廣大信大仁勿施小術小智此

為用兵之本朕所深知者至於攻圍之要剿撫之宜地

方之情形將弁之材技在汝相機調度朕不能一一訓

諭也勉之

雍正六年九月十八日四川提督臣黄廷桂謹

奏為仰賴

聖謨恭報捷音事竊臣自雷波起營於八月二十九日即抵谷堆隨據遊擊許連科沈國卿王安民等先後禀稱訊據所獲夷猓俱供首惡楊明義現在拉密地方糾衆守險距杵脚天喜哈都魯等處均有二三日路程等語當即分遣遊擊許連科沈國卿

帶兵從哈都魯前進遊擊鄂世威統兵自杵脚前
進守備王勇率兵自天喜前進連夜兼程併力直
擣拉窑臣復尾至附近拉窑之松溪一帶不時督
催策應茲於本月十七日據遊擊許連科等連名
申報職等奉令緝捕首惡途次雙腦箐口賊蠻依
山創立木城拒敵職等督令官兵攻擊一晝夜打
破賊復沿途接戰俱被官兵擊敗追至拉窑職等
見山大箐密並無路徑首惡易於潛藏隨派兵先

將各處要隘截斷更率兵步進攢入深林沿山沿箐窮搜凡遇賊蠻悉行擒斬乃於十五日在拉密隔河後山崖洞之内將拉密兇目魯底殺死其首惡楊明義亦即於十六日早擒獲應行解赴大營等因到臣臣隨羈禁行營委員嚴加看守但臣於未獲楊明義之先即密探得結覺兇番見雷波等逆被勦自知不免現在招誘阿照阿路各處逸賊糾聚甚衆凡係進兵道路俱預先截斷擺立擂石

意與官兵拒敵今首惡楊明義既於拉密就縛查

拉密兵行不過數日即達結覺自應即行勦滅以

彰

國法臣謹親率官兵與肅州鎮臣王剛分路前進會

期於本月二十六日齊至結覺山頂四路合攻復

飛咨建昌鎮臣趙儒於平底等處分兵堵截不容

兔脫俟臣整頓結覺之後應作何分兵勦撫餘黨

及掃除確里密等處賊夷臣更另為具

奏再臣先據沙氏供稱從前雷波造謀糾衆殺兵綁差皆係阜租為首等語似此則阜租實屬不法之渠魁斷難疎縱臣隨遣遊擊張朝良帶領弁兵搜捕已於本月初七日在得磨加各箐内拏獲其助逆惡目業姑物租等亦各先後被擒至各路官兵進勦所至之處臣查驗斬獲甚衆官兵仰仗

天威均獲平穩合并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據奏首惡渠魁陸續被擒朕嘉悅覽焉勦撫餘孽勿涉

輕率詳慎為之

雍正六年十月初五日四川提督臣黃廷桂謹

奏為仰賴

聖謨恭報捷音事竊臣前將擒獲首惡楊明義及會期

進攻結覺各緣由業經繕摺

奏明臣隨於二十六日與肅州鎮臣王剛率兵各集結覺山頂臣相度形勢週圍約有二百餘里其中山峰矗立懸岩深箐所在皆是然各山緊要路口臣先已派兵嚴密把截而建昌鎮臣趙儒亦親身統兵將上下河口守住臣於次早督催官兵分五路攻入賊蠻憑恃木城沿途拒守悉被官兵擊敗直抵夷寨賊首雙尺先期逋匿臣令嚴訊所獲蠻猓據供雙尺現在結覺老箐之後地名仙人山聚

衆守險而遊擊許連科同守備王勇率領弁兵跟
追臣復尾進策應行抵牛山即雪霧迷漫不辨路
徑恍見賊蠻盤踞山巔施放矢石阻遏拒敵臣飭
令遊擊許連科守備王勇督兵分兩翼奮勇爬岩
仰攻三晝夜克取仙人山弋獲甚衆其賊首雙尺
由岩邊滚入深溝攅箐潛藏臣令嚴訊蠻猓據供
溝内一路可通阿車撥卧高山一路可通綱兠橋
河口查阿車撥卧臣於未經進攻之先已調遊擊

鄂世威統兵駐劄堵截隨飛檄該遊擊於要隘處所晝夜查拏即派兵從阿車撥臥山岩搜入溝內兩頭官兵合力緝捕乃於初四日更餘據遊擊鄂世威許連科守備王勇等報稱在岩坎密林之內搜遇賊首雙尺隨帶夷猓仍敢拒敵被官兵圍住射傷迎面小腹伊復拔刀拒捕又被官兵戳傷大腿面及刀傷兩膀跌倒被擒緣受傷甚重逾時殞命應即梟首解赴大營等因到臣臣思賊首雖擒

其西北一面叢箐山洞之中餘黨潛伏尚多今仍
應遣兵入箐窮搜更飭各處把截路口弁兵愈加
嚴密毋許疎懈務期兇番悉皆擒斬以昭
國法所有勦除結覺賊蠻緣由理合繕摺
奏報伏祈
睿鑒謹
奏
覽奏斬獲情形何曾獵人弋捕禽獸倘兵退之後仍復

如故則將如之何亦豈有盡行殺戮不留噍類之理乎恐結恨愈深抗頑益固內地黎庶將來受害無已時矣朕甚憂之當詳思善於措置之道為要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三更時據建昌鎮臣趙儒赴營面語據建昌聽差熟夷磨車供稱小的奉差至拖科拖覺囉阿乃阿都四處催夫運糧先至阿

乃家催夫二十五日轉至阿都布特地方遇見相
連阿驢地方地名易麽住的黑骨頭兩箇一箇吽
阿必一箇吽加樂來布特勾約阿都土司聚姑阿
必二人說今雲南官兵被阿驢的人已傷了好些
搶下多少東西我們二人到阿驢家討賬得兩箇
人如今約你同我們去幫阿驢有阿都土司向二
人說這事萬作不得天在頭上有阿都土司婦人
聞聽就大罵阿必加樂二人又聽得阿必二人向

阿都土司聚姑説前雲南官兵去時派夫一百名
阿驢官親帶送至郎簡者地方雲南官兵將夫子
一百名并阿驢土官拴住阿驢土官的娘急了纔
調郎簡者夷人串同隨雲南官兵來阿支瓦薩二
枝夷兵併附近阿驢地方一吽奈結業易麼夷人
幫助阿驢乘夜將雲南官兵圍住傷了許多有營
盤三箇不見了兩箇止有一箇今現被蠻人圍住
郎簡者一吽奈阿支瓦薩四枝俱係雲南管的易

歷結業是四川管的阿必二人又說將金沙江索橋船隻都被蠻人砍了等語臣聞之不勝駭異竊思臣於八月二十八日未抵谷堆之先途次欽奉

上諭緣彼時各路進勦官兵尚未會合道路不通不知滇黔官兵渡江與否臣即遵

旨將欽奉

上諭緣由飛咨鶴麗鎮臣張耀祖及雲貴督臣鄂爾泰在案及臣已抵松溪又移駐魚紅乃於九月十五

日據尋霑營參將哈元生專差畢赤營把總胡亮
持文具報於九月初六日已至阿驢交界阿路嗎
地方駐劄且稱沿途經過阿驢等處俱係該將年
前奉委勦撫烏蒙招安夷猓無不匍匐歸誠該將
仍賞給花紅牛酒更稱江水泛漲難於挽運伏祈
催督糧運暫為接濟等因到臣臣隨一面檄行該
將迅即撤回一面嚴催建昌糧務寧遠府知府杜
士秀速運軍糈赴該將行營接濟嗣於九月二十

五日據尋霑營条將哈元生報稱於二十一日辰時率兵自阿驢交界起營撤回復據寧遠府知府杜士秀稟稱業經撥運口糧前往条將哈元生行營接濟各等因到臣則是該將已經撤回且所帶官兵二千餘員名兵勢甚衆何致突生意外但旣稱該將等被困自應即行救援臣經派遣官兵七百餘員名飭遊擊潘光燦張朝良統領裹糧於初三日黎明由沙罵下方兼程探聽前往復將現在

附近搜剿結覺之漢土官兵酌撤八百名飭遊擊

沈國卿帶領隨肅州鎮臣王剛於初四日尾進策

應臣更面語鎮臣一路小心差探俟探明回報之

日臣再即行馳

奏至所稱幫兵之易麼結業兒番係四川所管臣面

語建昌鎮臣趙儒密查去訖統俟查覆之日一併

奏

聞臣除將此段情節飛咨雲貴督臣及鶴麗鎮臣烏蒙

鎮臣外理合

奏明伏祈

聖鑒謹

奏

朕料此事或恐未確汝等分兵策應亦所當然但思逆

苗寔頑無識愍不畏死大兵一臨則抱頭鼠竄王師甫

退仍肆行刦殺怙終不悛莫此為甚必如何措置方為

一勞永逸之策當悉心籌畫不可輕率從事其中情偽

尤不可絲毫隱諱勉為之

雍正六年十月十三日四川提督臣黃廷桂謹

奏為奏明事竊查雷波阿照結覺等逆恃其山險勾

連不法臣奉

命統兵勦除惡夷仰荷

廟算臣於未抵馬湖之前德昌即被擒獲自八月十

二等日進勦以來首惡楊明義渠魁舁租相繼就

縛其結覺賊首僰叟尺亦尋被戮統計斬殺兇番將

軍中及萬衆生擒婦稚二十餘名今雷波等寇悉已蕩平其無辜餘苗現在攜兒負女匍匐行營願求免死者業經千有餘戶 臣俱仰體

皇仁給以白旗安插住牧至於附近黃螂之吞姑力碓里窑等處原屬德昌枝夷其碓里窑頭人女枯係動手殺傷雲南官兵要犯 臣於得磨加各箐內搜獲業經解交滇省而吞姑力等處惡夷曾將漢民朱三掠買為奴不肯獻出復擺立擂石意在抗敵

積習每多虛中首虜之數張大其辭者意在示威於敵而已此番剿撫原為除暴安良起見乃係不得已之舉斬殺之慘實不忍聞於具疏題報時務須詳加審覈毋僞將弁任意虛冒

悉難寛宥查黄螂海腦壩箐口牛吃水雷波諸處地險箐深統應留兵駐防約需兵一千五百名方資彈壓臣更加派兵丁五百名委遊擊鄂世威統領前赴雷波交遵義協副將張玉就近督催分路攻打碓里窩等處俟底定後仍飭遵義協副將張玉於黄螂雷波一帶留兵一千五百名分布小心駐劄防範其餘沿途留守官兵臣現在檄撤回營以便併力剪除阿驢惟是阿驢拖科覺呢阿都諸

番結黨恃衆不法而阿都尤稱强悍其所屬部落即散處涼山半壁將來掃除諸夷必須分路合攻使賊苗四面受敵方合機宜仍當步步留兵防護糧運乃無後慮計臣原帶進勦官兵八千餘名除交遵義協副將張玉統領官兵二千名再駐防呑都及建昌一路安臺隨運併抱病之兵外實有兵五千餘名似覺不足調遣臣謹專差就近將建昌所屬之瓜别等處土兵檄調一千五百名馳赴軍

前聽用計程往返約需三十餘日此時臣謹擬會同滇黔官兵先將阿驢拖科覺呃賊蠻約期迅即勦除俟料理已竣彼時臣所調瓜别等處土兵齊集再相機分布合勢整頓阿都庶無兼顧之虞但阿都族類雄長諸番素行黠傲今既同惡作姦豈肯安然以處臣已派遣官兵四百名先至覺覺地方防其滋事併議建昌鎮臣趙儒統兵速赴竹核撫綏附近一帶番蠻兼以好語羈縻阿都使之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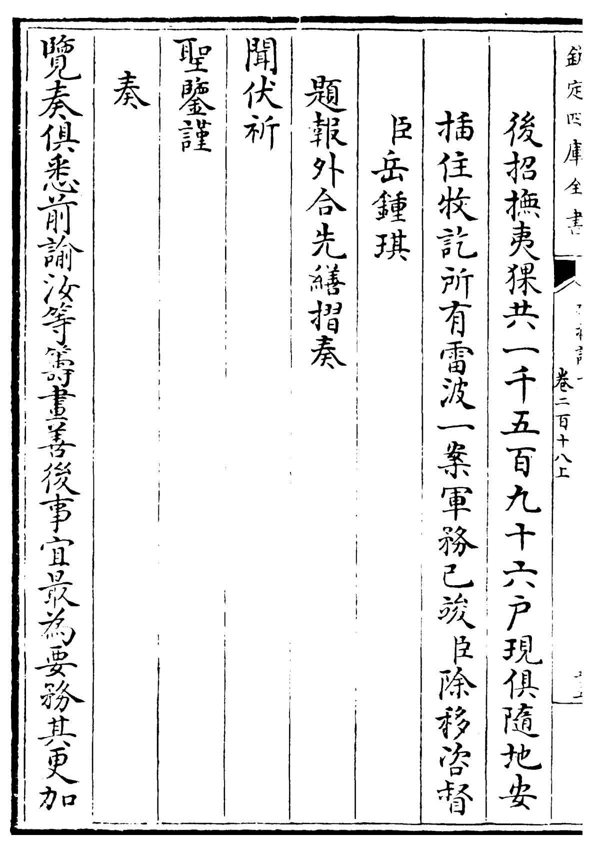
望任牧以便先勦阿驢拖科覺呢逆夷謹繕摺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佈置甚屬允協嘉悅覽焉諸凡總宜慎重毋得稍涉疎畧即如哈元生豈非輕忽之所致耶觀逆苗情狀如惡獸然善後之策與張耀祖王剛哈元生等悉心籌畫其間脫有不得已之情一一據實奏請毋得絲毫隱飾至

於煽誘愚苗肆行不法之漢姦輩最為可惡當嚴緝究
懲勿令漏網值此隆冬兵弁觸冒霜雪勠力行間朕心
深為惻然其加意拊循以副朕體恤之意
雍正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四川提督臣黃廷桂謹
奏為仰賴
聖謨苗方底定恭報大捷事竊臣前將派兵委遵義協
副將張玉統領進攻碓里窑等處情由曾經具摺
奏明茲據該協報稱卑職奉令先遣黃螂土司國保

之弟木姑持旗招諭往返數次無如惡夷頑梗不
從乃派調官兵督勵進攻連破九硐其兇目利耶
已被鎗礮擊死追出雲南援勦右協兵丁一名董
朝相併漢民陳國良楊么等其餘蠻苗俱已誨化
安插回業等因到臣臣查番蠻跳梁滋事固宜嚴
加懲創而其中如有稍知順逆不敢為非者尤當
仰體
聖主好生之德撫慰安輯俾惡者知儆而善者益勸查

阿路夷類阿路係其總名中間枝派繁雜除附近
結覺住居之阿路賊蠻曾佩與結覺賊首僰尺既
係姻親又許幫兵助惡業經緝獲解交撫臣憲德
权審其餘阿路番部皆係無辜靡不匍匐投降懇
請願為
天朝百姓臣察其誠切俱仰體
皇仁賞賚安插示以生全之恩鼓其維新之氣併將先
前藏匿山箐被獲之各枝番蠻婦稚四百餘名口

給回完聚及臣撤赴竹核侯肅州鎮臣王剛與鶴
麗鎮臣張耀祖會同約期之際復就近將阿路密
坡罵家等夷調至臣營宣布
國威彰明禁約因其蠻俗使之打狗鑽牛歃血盟誓
不敢為非取有各枝永遠無事木刻甘結令確里
密等處業已勒定而雷波阿照一帶苗民又經招
出其伙頭等齊集臣營投見臣重賞開導曉以禍
福亦令其鑽牛盟誓刻立木信慰遣回巢統計前



後招撫夷猓共一千五百九十六户現俱隨地安插住牧訖所有雷波一案軍務已竣臣除移咨督臣岳鍾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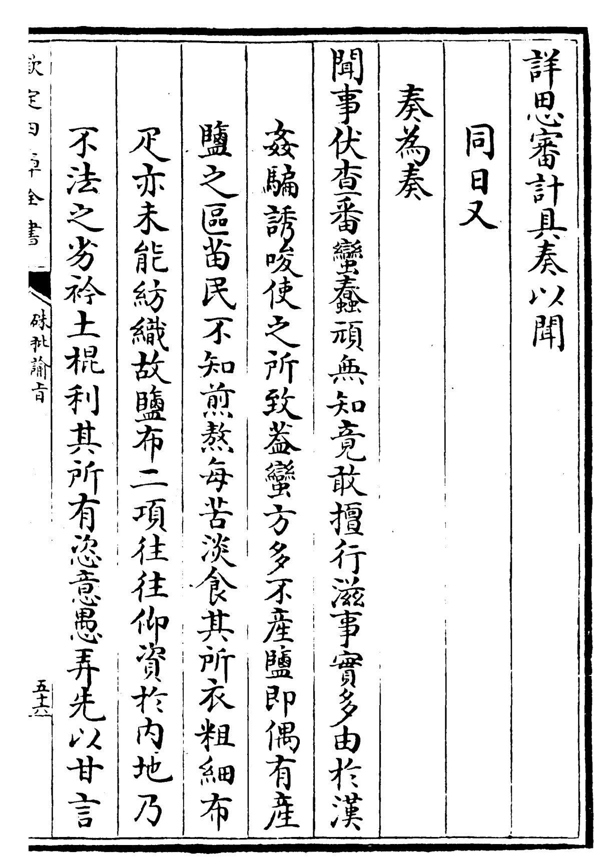
題報外合先繕摺奏

聞伏祈

聖鑒謹

奏

覽奏俱悉前諭汝等籌畫善後事宜最為要務其更加



詳思審計具奏以聞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伏查番蠻蠢頑無知竟敢擅行滋事實多由於漢奸騙誘唆使之所致蓋蠻方多不產鹽即偶有產鹽之區苗民不知煎熬每苦淡食其所衣粗細布疋亦未能紡織故鹽布二項往往仰資於內地乃不法之劣衿土棍利其所有恣意愚弄先以甘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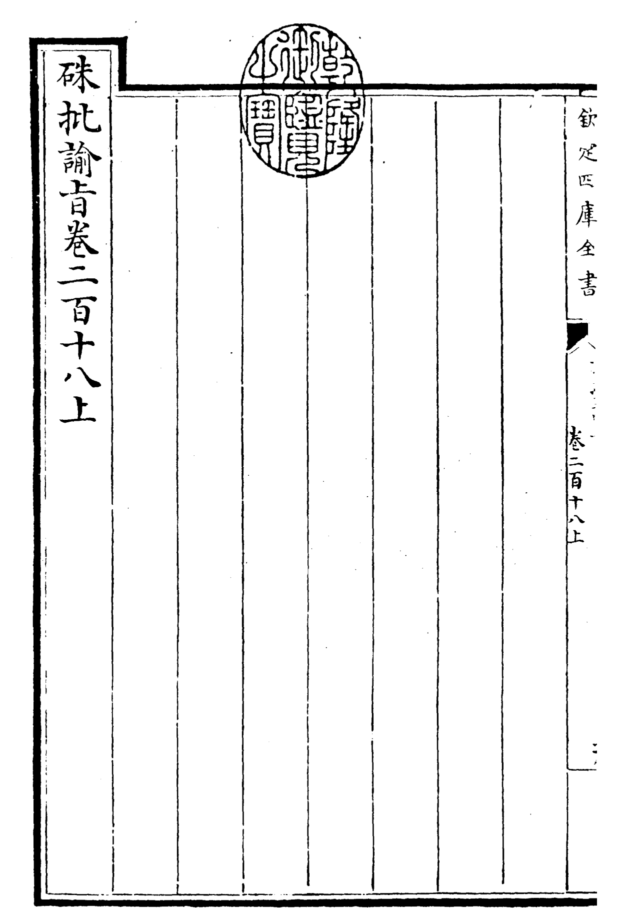
誆惑與之結好始尚公平交易繼則託言熟識暫爾賒借日積月累終不與值蠻人索討前欠非避匿不見即肆口橫誣反遭毒打以致蠻人屈抑莫可誰何遂憤悶不平伏路要截甚至土棍習熟夷路改扮夷粧私行夷地捏言聳動射取財物一時蠻類訛傳騷擾不寧種種不法難以悉數誠如

上諭漢奸輩最為可惡臣前在結覺正在查追沙罵下方漢民之際突有姦徒賈榮乘運糧之便走入沙

罵謡言恐嚇追出漢民大兵就要來勦沙罵等語致蠻人聞風驚擾惶懼弗寧而漢奸李昆乘勢遂詐沙罵夷目銀一兩蠻小子一口臣比即訪聞鎖鈕至營公同沙罵夷目質對俯首無辭隨以軍法重處追還所詐銀物更飭交寧遠府知府杜士秀帶赴竹核枷責示衆竊思此輩漢奸不過貪圖蠻人財物肆其姦狡踵習成風建南尤甚若不嚴究重懲積惡何以頓除臣凛奉

諭旨森嚴敢不益加留心密訪查拏一面奏
聞一面移交有司照例治罪庶幾除一儆百而邊方無
啟釁之端小民得以享寧謐之福也理合繕摺具
奏伏祈
睿鑒謹
奏
似此希圖小利非主謀唆使可比自又當一論也至若
不逞之徒或深潛苗寨或乘機遠逸俱未可定當詳加

搜查毋致疎漏



硃批諭旨卷二百十八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周翥華